

阿巫的托卡塔

Wu's Toccata

吕丁丁◎著

一个人跳舞
随着托卡塔的旋律
带出一连串分解的和弦
只为了快速地——

碰触

阿巫的托卡塔
Wu's Toccata

吕丁丁 / 著

一个人跳舞
随着托卡塔的旋律
带出一连串分解的和弦
只为了快速地——

碰触


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
北京·广州·上海·西安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阿巫的托卡塔 / 吕丁丁著.

—北京: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,2009.9

ISBN 978-7-5100-0033-1

I.阿… II.吕… III.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72558 号

阿巫的托卡塔

著 者:吕丁丁

责任编辑:刘 煜

责任校对:刘婷婷

营销编辑:张钰晗

版式设计:王 依

出 版: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
发 行:世界图书出版公司·长春

(吉林省长春市春城大街 789 号 邮编:130062

电话:0431-86710755)

销 售: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(吉林省长春市升阳街 750 号 邮编:130062

电话:0431-87923413)

开 本: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:5.875

字 数:186(千字)

版 次:2009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营销咨询:13578774448 0431-86710755

编辑咨询:0431-86805561

读者咨询:DBSJ@163.com

ISBN 978-7-5100-0033-1/Z·269

定价:18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:0431-86805538

目录 [CONTENTS]

【序】 从2005年夏天开始 / 001

蓝
兮



Ms. Mu

遇见 / 007 尝试 / 008 房租 / 008 回家 / 010
情断 / 012 奈奈 / 013 拉拉 BAR / 016
看出来 / 017 不恨 / 020 请放心 / 024
崇拜 / 025 邮局 / 026 大雷 / 026 年轻岁月 / 028
影碟 / 030 甜蜜的不安 / 030 莲花 / 031
夜色 / 033 失误 / 034 阳台 / 038 神伤 / 039
换锁 / 042 意外 / 042 出租车 / 044
相遇 / 048 骗人 / 050 分别 / 051

阿
巫



Ms. Mu

狗 / 056 秘密 / 058 重逢 / 059
聊 / 060 孤独 / 061 但是 / 062
不喜欢 / 067 话别 / 068 不知不觉 / 070

肖鲁



Mr. Xiao

毒 / 075 对话 / 075 谵妄症 / 078
 要挺着啊,不能松手 / 078 一次长长的回忆 / 081
 灌篮高手 / 082 文化人的旅行 / 084 桥段 / 088
 另一个地方 / 089 安静 / 090 镜头 / 091 水墨画 / 093
 七岁半的云淡风轻 / 094 骤然 / 096 一次手术 / 096
 害怕 / 097 静脉注射 / 098 失禁 / 099 观礼 / 100
 诚实 / 101 买卖人 / 106 问卷 / 108 榴莲 / 110

方念宗



Mr. Fang

电话 / 115 萧索 / 117 潜水 / 118
 水下派对 / 120 鱼 / 120 圣诞 / 121
 水母 / 123 救援 / 124 冰释 / 125
 接纳 / 126 她的阿婆 / 126 烟圈 / 128
 水粉 / 130 游走 / 130 心灵跷跷板 / 132
 天桥 / 133 当仁不让 / 133 红墙 / 136
 飞机 / 137 邮票 / 138 隔阂 / 140

徐燃



Mr. Xu

公开的秘密 / 148 徐燃的旧事 / 149 化验单 / 151
 感同身受 / 152 怀 / 154 怒目 / 155 几年后 / 156
 话题 / 157 MSN / 158 拒绝 / 159 签名 / 160 习惯 / 162
 时间 / 163 探险 / 164 冷场 / 165 交谈 / 168
 看着点路啊 / 169 知道的衰败 / 170 别人 / 171
 不是 / 172 归来 / 173 和谁在一起 / 173 多出来的人 / 175
 保质期 / 175 琐事 / 176 坦白 / 177 道别 / 178

【后记】 一张老照片 / 182



序

Preface

W 从 2005 年夏天开始

HEN LOTUS BLOOMED IN THE SUMMER OF 2005

又是一个老套的开场白——从那年夏天开始。

以一种义无反顾的姿势离开家，来到北京。可以把每一种离开家的感受理解成礼貌的逃跑，从一个城市出发，逃到另外一个城市，遇见新的朋友，讲述旧的自己，依赖电话线和网络，持续半新不旧的交情，对遥远的家人说着并不了解的生活——我很好，你们好吗？——如果不好怎么办？

毕业后的成长，首先学习——不被所有人爱。

那一年遇到橙色高温警报，马路在太阳下晒得柔软无比，阿巫穿着毕业典礼上的那条黄色纱裙，经过一簇簇开得茂盛的蔷薇花，跟着同事去体检。

针管扎入血管的疼是一样的，只是家的概念远了。

偶尔遇到念书时并不在意的校友，也会分外地亲密，可以一起回忆学校门口好吃的那一家米粉店、食堂里总爱聊天的盛菜的师傅，念叨着家乡

从来不会有这里这么多人、这么灰的天啊。然后怀着感伤的情绪踩一踩细小的胡同，却一转身矫正表情，带着无悔的心情，在燥热的天气下抹去头上的汗，埋头汇入如潮的人流中，搭上呼啸而过的地铁，钻入洞穴。

地铁上的每一张面孔，都拼出不同的人生。

可能会偷偷观察对面的人，或者透过折射的玻璃偷看自己身边的人，沮丧的或者睡着的样子，在被发现时很不仗义地转走目光，每个人都一样，在目光对视的时候没有一点笑容。

把蘑菇变成熟的，把芥兰变成脆的，放一勺盐还是两勺还是三勺？就好像问妈妈缝扣子时最后要打活结还是死结还是梅花结。当无法烹饪不再让自己感到可爱时，才发现了自己的成长。

成长让人失去了很多特权，凌乱、有始无终、不善于生活和打理自己、任性和寡味，时间根本不是成长的通行证，真正的成长在心中。

与这个城市每天微妙的小变化朝夕相处，天桥上铺了新毯子，对面的铺子装修了，原来的那家发廊倒闭了，旁边的餐厅换了厨师，杂货店终于换了一位好脾气的收银员。

会在暴雨的夜里分外想家，闪电滑过时照亮一直摆在窗口的相框，里面的阿巫露着永恒不变的笑。

也会尝试——流连夜店，谈一场不负责任的恋爱，和身体对抗，不吃饭或不睡觉，故意喝得酩酊大醉、胡说八道，与寂寞、悲伤或快乐全然无关，只是精力过剩而已。

努力让回忆变得越来越厚，无论好的还是坏的，这就是精力过剩的表现。

不是在毕业聚餐上端着酒杯对同学说“一个人生活了，真开心啊，真想立刻把以前不被允许的事情都做一遍，那么首先从餐厅的服务生开始吧”这样的话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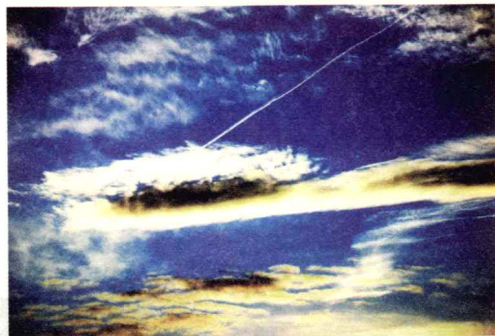
那么就从餐厅的服务生开始吧。

原野一隅，紫花地丁在微风中摇曳，阳光洒在花瓣上，散发出阵阵清香。





蕊
兮



Ms Rui



蕊兮黑长的辫子可以一直拖到地面。

德国人很喜欢提问她。问题包括课业的，也有私人的。

“蕊兮来读第三段课文。”

“你是云南人吗？”

“我喜欢你的长辫子。”

那么长，长得好像岁月，狠狠甩在脑后，又像记忆般如影随形。

{遇见}

第一次见到蕊兮是在一间德语教室里，大家等着上第一节课，这时候蕊兮甩着一根奇长的辫子冲了进来，辫梢轻轻从地面滑过，习惯地托起放在胸前，蕊兮坐在阿巫旁边的空座上，瘦瘦的脸送来一个笑，目光干净得像孩子。

可以用奇异、独特来形容蕊兮，甚至可以忽略她离异的事实，这世界上，总有两个人莫名其妙地迫切地需要生活在一起，那么有一天想要分道扬镳，也不是什么让人吃惊的事情，假如心灵并未因此受到污染，那就更不值得一提了。

蕊兮黑长的辫子可以一直拖到地面，德国人很喜欢提问她。问题包括课业的，也有私人的。

“蕊兮来读第三段课文。”

“你是云南人吗？”

“我喜欢你的长辫子。”

那么长，长得好像岁月，狠狠甩在脑后，又像记忆般如影随形。

可以用很多东西来对这条辫子估价——比如纷至沓来的回头率，收到无数陌生人的赞美和央求“留了多长时间啊，我能摸一下吗”，以及不断遇到为中国文化痴狂的外国人礼貌地问“我能买下它吗”。

放学后，蕊兮说，我知道一个地方，冰淇淋特别好吃，咱们去吃。

注意到冰淇淋店的服务生都和蕊兮很熟的样子：“蕊兮，好久不见你了。”

端来的冰淇淋球都比别人大一圈，还加多小樱桃、核桃碎。“其实，”蕊兮笑着小声对阿巫说：“我也在这里做过服务生的哦。”

“啊！……”真的很羡慕，发自内心。

{尝试}

不是没有尝试过。

玩够了游戏和聊天软件，忽然来了兴致打开兼职网，找了电话打过去——“请问你们在招聘是吗？对，是我……明天带着简历去找您，好的。”

第二天睡够懒觉，梳洗打扮之后在 mapbar 找好路线，闲逛着就去了。走了不少冤枉路，终于找到那家店。

老板狐疑地打量着面前的阿巫：“要做服务生吗？不如试试领班吧？”
会英文吗？以前有过经验吗？你的健康证呢？

阿巫不敢说自己还从来没有见过健康证。

终于在经理礼貌的“下次记得带着健康证”的提醒下结束了面试。

而这种不严肃的尝试则一次次失败在没有毅力的借口下——明天再说吧，而且怎么去办理健康证呢？

{房租}

阿巫没有租房经历，这就好像说一个女人没有恋爱史。

搭乘长长的地铁，广告牌在窗外闪闪发光。穿过隧道时连续不断的画面生动地串成活动的人生。阿巫回到宿舍，在金属色的北京像个学生一样地生活，直到有一天陪蕊兮去租房。

蕊兮的前夫曾经给了她幸福，积淀下来也不能冲淡如今的痛苦，当他拱手将爱情送给了别人时，过往的甜蜜都变成针，在失眠的夜里无情地刺着身体。蕊兮毅然出走，一边协议离婚，一边与房租、早班地铁、冰冷厨灶相伴。

“这又怎样？妈妈，我只是又回到了刚毕业的状态，不要担心我。”蕊兮

的妈妈只能在网络那边默默流泪，蕊兮却一滴泪都没有，她可以很平静地写邮件给那个前夫。

几年前的邮箱为着安全问题，大多数都设定 20 分钟的书写邮件时间。有时候忘记了，写了封几千字的邮件，却发送超时，再也无法后退，满满的话消失在浩瀚无边的互联网。而现在，却可以放心地写一上午邮件，每隔几分钟的自动存档生怕繁忙的人们忘记了每一句话。也许连网络邮箱供应商都认识到，感情是需要时间的，反悔、犹豫或者放弃。就像蕊兮与前夫持续了半年的对簿公堂，面对结束婚姻的财产纠纷，爱情死了，赖以生存的身外物变得格外重要。

曾经有翻脸的夫妻，在办理离婚时当面数钱。女人不相信男人的银行卡，男人只得提了装满钞票的麻袋给昔日的爱人——人财两清，出门后互不相欠。

直到一天早晨，蕊兮接到房东电话，里面无力地说，我也打算离婚，房子不能再租给你了，只得提前解约。蕊兮哭笑不得地对阿巫说：“刚刚 25 岁的男孩女孩都要离婚了，这世界乱了套。陪我去租房子吧。”

跟着黑西装和条纹领带的房屋中介公司职员与一位老人碰头，二楼、落地窗、红色和黄色的壁纸，1200 元一个月，小小的一居室，搭地铁到 4 环还要快一个小时，但蕊兮很满意，向南，拉开窗帘就可以拥抱整个太阳。

房东按照蕊兮的要求去宜家买来新床和书架，快交定金的时候，原来的房东又打来电话，说两人和好，房子可以继续租给蕊兮。虽然万分不舍，但蕊兮还是拒绝了。

阿巫第一次认识到，不稳定的爱情其实会波及很多人，婚姻永远都不是两个人的事。

{回家}

蕊兮问阿巫：“怎样才能能在休假的时间不回家做点自己的事，还不会让父母觉得你不孝？”

阿巫说：“让他们觉得你已经长大了啊……”

蕊兮的父母经常打电话来催促，什么时候回家来？反正你现在也没什么事，要抓紧时间订票，10号还是11号？要不要我帮你？

这让蕊兮很苦恼，恢复单身，工作停滞，蕊兮终于有大把大把的时间来稍微享受生活，却不得不硬着心肠回绝这种关爱，心里沉甸甸的。

终于她的父母杀了过来，天天烧饭做菜监督她早睡早起，“生活要规律，这是保证健康的第一步。”蕊兮被养得白白胖胖，夜店、通宵打牌以及醉酒这些词语统统从蕊兮的生活中隐退。

像每个前夫一样，真正的离婚大战结束后，往往并不能从心底承认这个事实。有时他会打电话给蕊兮，绕过财产纠纷讲些甜言蜜语：“总有一天你会觉得还是我好，最后回到我身边。记得我们当年……”

阿巫总是说蕊兮，你就是太善良，以后回家不要念佛经，最好读点《基督山伯爵》之类的书。他打那种电话给你，你为什么不挂断，还要听他啰唆地讲两个小时？

蕊兮说，不，听他讲那些话我都没有哭，这是从未有过的事，我很成功。

阿巫大笑，你这是以守为攻吗？……可很快，她看到了蕊兮的眼泪，拼命地忍，却流了满面。

忽然下了一场有闪电、惊雷的大暴雨。

回家时城铁在高架桥上莫名其妙地停了好久，大家面无表情地耐心等待。

撑了蕊兮的伞，在每天都要经过的小路上和大量的人流交会。

前面走着两个慢悠悠的女孩子，黑裙子和花苞头，很亲密地挽着手。

几句闺话还是在乱糟糟的马路上传到耳朵里，“你去做个头发，好好保养下自己，把自己打扮得漂亮点儿。”“反正你帮我找个有钱的，多老都没问题啊。”



{情断}

对簿公堂。

前夫为了财产撕破脸皮，站在法庭上说“我和前妻共同持有公司股份，因此蕊兮要承担债务”“房子我可以不要，但是要补偿我 50 万”。

每次出庭，蕊兮都心力交瘁。

最终持续了半年的离婚官司结束：前夫从房子中搬走，蕊兮补偿给他一笔钱。

此时两人已濒临信任危机，为了先搬走还是先给钱互不相让。

前夫劣迹太多，蕊兮有点不知所措。咨询律师之后，蕊兮对前夫说，办好手续，一手交钥匙一手交钱。

犹豫好久，蕊兮发出这条短信，心底浮现淡淡的悲哀。会不会太无情？伤害到他的吗？或许不该决裂到如此……

蕊兮终究是个心软的女子，从未对谁恶语相对过，想到居然对曾经相爱过的前夫不信任到如此程度，总觉不妥，指尖一疼，水果刀下殷殷的血瞬间流了一砧板。

恰在此时，手机亮起来——

你打款给我之后，我才会搬走。

对不起，我无法相信你。

无论怎样，我需要见到钱。良心上你到底能分得多少财产你最清楚。

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，对你我不期待、不祝福、不信任，希望你对我也是如此。

想必恶真有恶的报——

蕊兮忽然想笑。手指已经麻木，不知不觉地用手指沾了血写出字来，仔细一看，居然是“不祝福”三个字。

血淋淋，在清晨的阳光下无比狰狞，蕊兮急忙擦掉它，简单包扎一下，忽然觉得心里无比的澄明。已无爱，在对等的恨面前，没有任何愧疚。

“我还未成熟到可以原谅背叛，我仍未能一心一意地爱他，爱到受伤了仍能和他紧紧拥抱。我输了。”